

从会话序列看“怎么”问句的解读*

张文贤

提要 本文从社会行为出发,考察自然口语会话序列中“怎么”询问方式与询问原因的用法。考察发现,“怎么”询问具体方式时是单一的询问行为,是真性问,用于始发句且常得到偏爱的答案性回应。“怎么”询问原因是“询问”与由互动交际需求产生的浮现行为打包而成的复合行为,其复合行为的类型高度依赖于语境。听话人在回应询问原因的“怎么”时优先回应浮现行为,偏爱的回应是非答案性回应,且回应是非强制性的,可以无回应。之所以会觉得“怎么”句经常是反问句,是因为“怎么”所执行的“反驳”“责怪”等行为已经规约化。“怎么”不同类型的复合行为句在主语上呈现出差异,说明语言形式与功能有一定的对应关系。

关键词 “怎么”问句;疑问句;社会行为;会话序列;互动语言学

一 引言

1.1 研究现状与问题

“怎么”具有多种意义,可以提问,可以指代。用于提问时,可以询问方式、原因、性状等(赵元任 1979:289;朱德熙 1982:91—92;吕叔湘主编 1999:651—652)。郭继懋(2001)主张把“怎么”的几个意义统一起来,他认为“怎么”的基本意义是“情状”,“方式”“原因”是“情状”与另一个情状结合在一起时体现出来的一种临时意义,这时它们既是方式(或程度)、原因,同时还是情状。王小穹、何洪峰(2013)发现疑问与指代是“怎么”的原型语义特征。在语义扩展过程中,首先失去疑问语义,由具体指代扩展为抽象指代,然后指代关系褪尽,扩展出否定、感叹、类语气词等主观语义。

“怎么”问原因的用法最为复杂。蔡维天(2007)认为问起因的“怎么”句法位置很高,“怎么”与事件的因果有绝对的关联。肖治野(2009)分析了“怎么₁”(询问方式)和“怎么₂”(询问原因)的句法分布情况,发现“怎么₂”的疑问域指向整个句子,指代的是与事件有关联的另外一个事件。邓思颖(2011)论证了问原因的“怎么”分为两个,其中句首的“怎么”容易获得较强的特殊语用意义。用于句首的“怎么”,吕叔湘主编(1999:651—652)指出,它后有停顿,表示惊

作者简介:张文贤,女,河北保定人,博士,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副教授,研究方向为互动语言学、篇章语法。电邮:zhwenxian@pku.edu.cn。

* 本文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“汉语自然口语对话的互动语言学研究”(项目编号为:20&ZD295)的资助。方梅、张惟、乐耀、谢心阳、李先银等诸位老师对文章提出修改意见,李晓婷等老师在 2019 年“交际互动、话语篇章和汉语研究”学术论坛上与本人讨论“行为”方面的问题,在此一并致谢。文中谬误,由本人负责。

异。有研究认为句首的“怎么”已语法化为话语标记(尹海良 2014),具有“惊异或意外”和“批评或嗔怪”的语用功能,还具有开始话题和切换话题的语篇功能(刘焱、黄丹丹 2015)。

有研究注意到“怎么”句还可表惊叹或反问。如刘月华(1985)认为询问原因的“怎么”含有诧异、困惑等意思。而邵敬敏(2014)进一步将反话语气分为由弱到强的五级。反问和否定是相通的,“怎么”类特指反问句是说话人故意对语境中跟 VP 所表示的行为相关的方式、原因或理由进行质疑和怀疑,而听话人根据语境识解出其中的否定意义(刘彬、袁毓林 2019)。

可以看出,前人对“怎么”的考察多依赖书面材料或非自然口语材料,基本上局限于单句,多集中在“怎么”的语义、句法位置、语用功能等,所得结论如“询问方式”“询问原因”“惊异/诧异”“反问”“否定”“感叹”间的关联揭示得还不够清楚。本文将基于互动语言学的理念和范式,从话轮设计、会话序列(sequence)的角度去分析自然口语对话中“怎么”问句所实施的社会行为。我们期待从社会行为入手的分析能为“怎么”的用法找到更为基本、更为相关、更为统一的解释。

1.2 研究设想

互动语言学强调从社会互动(social interaction)这一语言原本的自然栖息地来了解语言的结构及其运用(Couper-Kuhlen & Selting 2018:3;参见方梅等 2018)。在互动语言学研究范式下研究疑问既关注什么是问,也关注问能在互动中“做”什么,同时还关注问答双方如何实现互动(谢心阳 2020)。多种语言的研究证明,疑问句具有多种功能(Enfield et al 2010),可以用来实施多种行为,如请求(request)、提议/提供(offer)、批评与挑战(criticizing and challenging)(Hayano 2012:409),或用来实施介绍、修复、建议、要求、陈述、训斥等行为(Levinson 2012)。曹佳鸿、张文贤(2020)对比了“怎么”“为什么”的差异,发现“怎么”问句完成的主要行为是“评价”,“为什么”问句完成的主要行为是“询问”。因此,需要我们在真实的自然口语中,在会话序列中观察“怎么”会实施哪些社会行为,发话人与答话人是如何互动的。社会行为是语言互动中的共同参与者所认为的正在做的事情,对行为的回应可以证明参与者所识解的行为是否正确(Schegloff 2007:8)。

本文所用语料全部为真实、自然、无准备的日常会话录像,语料时长约为 15 小时。交际双方的关系有男女朋友、闺蜜、家人、同学、师生。交际场景有公园、教室、厨房、宾馆、家里。交际活动有随意聊天、讨论学术问题、做饭、吃火锅、玩拼图、下棋、打牌等。我们将录制的日常口语材料进行转写(语料转写体例见附录),然后结合视频从多模态互动(Stivers & Sidnell 2005;李晓婷 2019)的角度对话料进行分析,将“怎么”询问原因句与询问具体方式句所实施的行为进行对比,分析听话人对“怎么”句如何识解与回应。

二 “怎么”询问具体方式:单一始发行为

疑问句首先是索取信息的手段。从语料分析可以看出,“怎么”询问具体方式时用于始发句,并且是单一的求取信息行为。也就是说发话人与听话人之间有信息差,发话人 A 缺乏某一方面的信息,而 B 是该信息的权威知晓者,“怎么”询问方式时都是基于 B 的事件信息,即 B-events(Known to B, but not to A,指的是对于 B 来说是已知信息,对于 A 是未知信息)^①。

(C)1994-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. All rights reserved. <http://www.cnki.net>

^①Labov & Fanshel(1977:100)最早区分了 A、B-events。Kamio(1997:145-171)扩大了这一概念,系统地表述为 A 和 B 有自己的信息域。相关讨论参见张文贤、乐耀(2018)。

例如：

(1)[下暗棋]

01 F: ((重新摆棋))开始。

02 H: 咱们玩暗棋吧。

03 F: 嗯?

04 H: 暗棋。

05 F: 暗棋啊?

06 H: 对啊。

07 →F: 暗棋怎么玩呢?

08 H: 就是, 嗯, 嗯就是你把所有的牌都翻过来, 混到一起翻过来,
然后那么, 那么, 翻牌。

例(1)第7行开启询问—回答序列。询问具体方式的“怎么”都是真性问。对于一个问题, 回答者的反馈有三种情况: a. 答案性回应(answer), b. 非答案性回应(nonanswer), c. 无回应(not response at all)(Lee 2013)。听话人通常会回应“怎么”询问具体方式句, 偏爱的回答是答案性回答, 即回答所问的信息。序列模式为:

01:……怎么……?(始发句)

02:……(偏爱答案性回应)

我们认为, 社会行为是以言语实现的行为, 可以分单一行为与复合行为。单一行为是一个社会行为, 对语境的依赖程度比较低, 而复合行为是两个或多个单一社会行为的综合, 包含了底层行为以及浮现行为, 浮现行为即在特定交际模式中实时浮现出来的动态的行为, 对语境的依赖程度高, 需要在语境中识解, 如果脱离语境会有歧义^②。结合会话序列进行分析可以看出, “怎么”问具体方式时只是单纯的询问, 实现的是单一的行为, 而问原因执行的是询问与动态浮现出来的反驳、责怪、请求等行为打包在一起的复合社会行为, 即“询问+浮现行为”。下文将集中讨论。

三 “怎么”询问原因: 复合行为

“怎么”询问原因与询问方式有不同的表现。若把“怎么”询问原因句从会话序列中抽离出来的话, 它是有歧义的, 无法判断“怎么”是单纯地询问原因还是有其他意义。因为: a. “怎么”询问原因是由此时此景刺激产生的, 因此是对情景的回应。b. “怎么”不只是询问了原因, 还复合了情景中浮现的其他行为。也可以说, “怎么”的重点不是在询问原因。c. 下一话轮对浮现行为进行回应是偏爱回应。正如 Hayano(2012: 401)所说, 问句并不仅仅是说话人索取信息的手段, 它们是控制交际互动的强有力的工具, 说话人通过给回答者施加不同的限制来完成对交际互动的控制。“怎么”询问原因正是控制交际的工具。交际互动是即时性的(moment-by-moment interaction), 我们认为, 这种即时性包括语境所提供的当时与当地的情景、应当的事理、情理、交谈双方的认知状态与说话人所要表达的态度立场。我们将“怎么”询问原因的情况分为: a. 对不合事理的回应; b. 对不合情理的回应; c. 对信息不一致的回应; d. 对认识不一致

(C)1994-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. All rights reserved. <http://www.cnki.net>

^②需要说明的是, 人们的活动和用语言所做的事情多种多样, 千差万别, 因此我们无法划分出一个封闭的行为类别, 行为是一个开放的集合。

的回应。下面分别来考察。

3.1 询问+不解

“询问+不解”多出现在回应不合事理的情况中。事理是指事情或者事物所具有的正常表现。本文所说的事理与刘娅琼、陶红印(2011)所说的事理立场中的概念不同。刘文所说的事理包括本文所说的事理与情理。本文所说的事理与情理是不同的概念,事理不包括人的活动,而情理包括^③。有不合事理的情况出现时,会用“怎么”。因不合事理而回应的“怎么”句的主语是事物。如例(2)的主语是“杯子”。

(2)[碰杯]

01 黄:来!((举杯))

02 ((两人碰杯,喝酒))

03→白:这杯子碰怎么没声音呢?

04 ((黄与白再次碰杯,结果发现声音还是不大))

05 黄:有点像玻璃又有点不像玻璃的那种感觉。

06 白:嗯。((点头))。

例(2)中,玻璃杯碰一下会响,这是事理。黄和白在碰的时候杯子没响,就刺激了白发问“这杯子碰怎么没声音呢?”单独看这个句子我们并不知道是询问还是反问。在序列中进行分析,我们可以看出“怎么”句是复合行为,询问义还在那里。第4行与第5行都是对“怎么”句的回应。第4行回应的是“不解”,所以再次碰杯以确认,以动作回应,第5行黄提供了没有声音的原因,回应的是“询问”。对原因的寻求并不是“怎么”句的本质,对不合事理的现象进行回应才是。这种回应复合了询问原因与表达不解两种行为。

交际双方对于不合事理的事情为何如此可能并不在意,或者追究事物为何这样是无解的,所以“怎么”句可以是边序列(side sequence)。例如:

(3)[玩玩具]^④

((Z和F正在摆棋盘))

01 Z:我是红方。

02 F:噢,你是红方,我都好几年没下棋了。

03→C:((从别处拿起一个玩具))这咋开?嗯?它咋不跑?我转了呀,它怎么不跑?

04 F:你说你说我孩子现在这个学习成绩,明年能考上康..康中吗?

05 C:咋了啊?明年,他才上初一好吗?

例(3)“它咋不跑?/它怎么不跑?”并不是真性问,说话人所表达的不解并没有得到听话人的回答。真性问是为了求取信息,说话人要用语言或者动作、眼神选择听话人,而例(3)中的C只是低头摆弄玩具,并没有指定下一发话人。第3行是边序列,在C发出“它怎么不跑”的疑问之后,听话人F也并没理会C的问题,而是问C自己的孩子能不能考上康中,C也完全放弃了关于玩具的询问。

3.2 询问+请求/建议/责怪

^③李先银(2017)提倡区分事理和情理,认为情理驱动的话语表达和事理驱动的话语表达在语言形式的选择、语义强度和情感强度的呈现、会话行为的实现等方面存在差异。本文的考察证明这种区分是有必要的。

^④交际双方的方言背景均为北方官话,这里的“咋”和“怎么”用法一样。

“询问+请求/建议/责怪”多出现在因不合情理而回应的序列中。李先银(2017)指出:“情理,是人们行为做事的道理、理由”,“在现实语境刺激的触发下,情理关联被激活,对情景中的刺激做出反应,从而驱动话语的启动与前进。”与“事理”不同的是,“情理”涉及到人的活动与行为。询问原因的“怎么”句可以是情理关联被激活后的回应句。表现为“询问+请求/建议/责怪”等复合行为。因不合情理而回应的“怎么”句与因不合事理而回应的“怎么”句在行为上的表现不同。例如(4)一(6):

(4)[肉酱]

01 黄:那个里面是啥?

02 蓝:辣椒。

03→黄:能来一点么?我能来点儿你的肉酱么?你的肉酱呢?怎么又走了呢?

04 ((蓝把肉酱递给黄))

05 蓝:那边((黄所在的方向))放不下。

例(4)证明了“怎么”句是“询问+请求”的复合行为,请求是在语境中浮现出来的行为,对“怎么”句偏爱的回应是先识解其浮现行为。黄和蓝在一起吃火锅。肉酱应该是放在桌子上让大家吃的,在第3行黄没有看到桌子上的肉酱,发出疑问“你的肉酱呢?怎么又走了呢?”。对黄的发问,第4行蓝先用行为做出回应——把肉酱递过来,之后才做出了解释“那边放不下”。所以蓝首先把“怎么又走了呢?”识解为黄需要肉酱,请求他把肉酱拿过来,然后才识解为询问,即为什么肉酱不在这里。“怎么又走了?”相对应的完整的句子是“你怎么又拿走了肉酱?”,但在语境中,主语隐含,不需要表达出来。

(5)[吃焖面要蒜]

01 绿:那算了吧,我不要了,我不要蒜了。

02 白:不是,我觉得肯定会有蒜的,你找一下。

03 绿:可是不爆蒜的话不行。

04→蓝:得要蒜,吃焖面怎么能[不要蒜]?

05 白: [蒜得有]。

06 灰:真没有。

当违反的情理是众所周知、已经是人们惯常的行为时,“怎么”与“能”“会”“可能”以及否定词连用,带有强烈的、毋庸置疑的感情,有感叹的意味。例(5)中,第2行白说的是“肯定会有蒜的”建议绿找一下。第3行绿用了双重否定句“不爆蒜的话不行”,改变自己的看法,语气比较强烈。第4行蓝先用了助动词“得”,说“得要蒜”,然后用“怎么”问句,强烈建议吃蒜,第2、4行分别对第1行进行了回应。“吃焖面怎么能不要蒜”说明人们认为吃焖面与吃蒜之间有很强的情理关联^⑤,不要蒜是不合情理的,因此用“怎么”句回应。“吃焖面怎么能不要蒜?”中“吃焖面”是话题,主语(“人”)隐含。第4行的回应升级,“怎么”句表达的感情最强烈,这时“怎么”句本来的询问行为被浮现行为弱化了。

(6)[下象棋一斜着走]

01 C: <@该我走了是吗?@>

(C)1994-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. All rights reserved. <http://www.cnki.net>

^⑤行为一行为的关联情理化后,会在长期、反复的社会互动中沉淀下来,以规则性条款的形式储存于人们的心理知识库中,构成语言互动交际依赖的共享知识的一部分(李先银 2019)。

02→ H: 对, 哎, 怎么能斜着走啊你!

03 C: 我的“士”没有斜着走啊。

04 H: 你的“士”必须斜着走啊, 因为“士”在这儿的时候它只能斜着走。

例(6)第2行H用语气词“哎”提醒对方注意, “怎么能”用于责怪对方不懂规矩。“斜着走啊你!”中的主语“你”后置, 用法类似与“干什么你”, 表达强烈的负面情感。尽管“怎么”句的责怪义非常凸显, C仍然在第3行给出了解释, 可见“怎么”句的询问原因义并没有消失。

3.3 询问+反驳

“询问+反驳”多出现在因信息不一致而回应的序列中。在交际中, 言谈双方的认识状态(epistemic status)是不同的, 处于认识斜坡的不同位置, 发出的行为以及调用的语言资源也可能因此不同, 如位于K-位置的说话人可能尝试求取信息, 处于K+位置则可能自愿提供信息。(Heritage 2012)例(7)是求取信息序列。

(7)[玩游戏—看电影]

01 母: 录完了没有, @@这才1分钟。家璇, 你喜欢玩游戏吗?

02 子: 不喜欢。

03→ 母: 不喜欢, 哦, 那我怎么经常见你在手机上玩游戏呢?

04 子: 我那是看电影。

05 母: 看电影, 哦。

例(7)母亲不直接说孩子玩游戏是个事实, 而是在第1行使用一般疑问句的形式试探, 看起来母亲在向孩子求取信息, 孩子如果承认喜欢玩了, 母亲就可以避免直接指责。但孩子的回答是“不喜欢”, 所以在第3行母亲拿出证据来, 证明所指明的事实与第2行孩子的回答相反。“怎么……呢?”指出不容置疑的事实, 反驳了孩子的说法。有意思的是, 孩子没有将其作为反问句来识解, 而是作为疑问句来回答的。虽然句子“那我怎么经常见你在手机上玩游戏呢?”的主语是“我”, 但所询问的信息是关于“你”的, 因为对于玩没玩游戏这个问题, 孩子是信息的权威知晓者。对于母亲带有不满情绪的询问, 孩子在第4行做出了回答, 第5行母亲重复了新信息, “哦”表示接收到了这一新信息, 求取信息序列结束。

例(8)说话人H主动提供信息并请求C翻牌。

(8)[玩游戏—翻牌]

01 H: 你现在少了一个炮, 就少了一个炮而已, 你只少了个炮。

02 C: 但我都不知道这些是什么呀。

03 H: 我有三个耶, 我少只少了三个诶。

04 C: 你一个车就把我打得惨惨的好不好?

05 H: 我还有一个车, 诶, 还有一个车, 你还有两个车呢。

06 C: 我的车都出不来。

07 H: 翻啊, 翻, 你可以翻一波, 你找绿绿的。

08 C: 没有绿的了, 你看。

09→H: 怎么会呢? 这才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个绿的, ((又看到一个绿的))六个绿的。

你随便直接翻一个吧。闭着眼睛随便翻一个。

10 C: 不行, 不要教唆我。

例(8)中的翻牌游戏的规则是H指定的, 他对游戏的进程掌握得比C好很多。他很清楚

“绿的”有六个。与例(7)类似的是,例(8)H使用了“怎么……呢”句式,也是不容置疑地反驳C。但与例(7)不同的是,H并不等C回答,而是直接在“怎么会呢?”之后补充了证据即有“六个绿的”,那么还没翻全,一定还有绿的。这时的“怎么会呢”无主语,“反驳”这一浮现行为凸显。

3.4 询问+否定/不同意

“询问+否定/不同意”是因认识、看法不同而产生的回应,这更多地涉及到了言者的立场。根据 Biber & Finegan(1988)的定义,立场指的是“说话人或作者对信息的态度、情感、判断或者承诺的显性表达”。在交际互动中,说话人会表达自己的立场。例如:

(9)[谈恋爱]

- 01 黄:我觉得谈个正常的恋爱很重要。
02 白:你这咋不正常?
03 蓝:现代社会什么都正常。
04 白:哪不正常?(
(看向黄))
05 (2.0)
06 黄:我觉得,
07 蓝:就正常每天在一块?
08 黄:啊,也不用每天在一块吧。
09→蓝:那你怎这个怎么不正常?你这个不正常就在于(0.5)
你每天不在一块,其他还有啥?
10 黄:可能我想得太远了,我觉得不正常就是不正常在没有未来还在这,
11 白:其实有未来也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,你你们有未来但是你真的要跟这个人,
一起过你的未来吗?
12 黄:啊,对,有未来其实也是一件很可怕的,是因为你就能看得到那种东西,
[其实],
13 白:[对,这]个是很可怕的,太稳[定了]。
14 蓝: [但是]但是你有你的目标和预期啊,是吧?

例(9)谈话参与者对谈恋爱有不同看法。蓝不同意黄的看法,认为什么样的恋爱都是正常的。第9行蓝所说的“你怎这个怎么不正常?”的主语是“你这个”指的是黄的恋爱,是与她有关的活动。蓝在询问黄的看法,但并不等黄回答,蓝就继续阐述自己的看法。蓝并没有交出话轮,没有给黄回答的机会,就继续问“其他还有啥?”,这证明对于“怎么”句的回应并不是强制性的。由于白一直停留在黄的话题上(第2行和第4行,并伴有看向黄的体态),黄在第10行一并给出了解释。

例(10)L和H的不同认识没有得到明确表达,但H预期L的看法与他不同。虽然L没有说出喜欢红的,但根据H的反应可知H与L对页面的颜色有不同看法。

(10)[Ipad设置]

- 01 L:我不会设置,要不你一会儿帮我设置。
02 B:这坨[纸]。
03 L: [还有]设置[别给我]别给我弄红点。
04 H: [<xx>]。解开((ipad))。

- 05 L: 我在看这个饼。
 06→H: 你这一页怎么全是红的? 强迫症啊?
 07 L: 我舍友强迫症。
 08 H: 哇!
 09 L: 我室友给我调的, 后来就乱了。

第6行H问道:“你这一页怎么全是红的?”,“全”表明H不喜欢太多红色。“怎么”问句后追加了一个问句“强迫症啊?”也证明H不喜欢那么多红色。虽然“怎么”句的主语是“你这一页”,但实际表达的意思是“你怎么弄的这一页全是红的?”,事件的实施者是人。说话人否定的是人的做法。我们再看一下对“怎么”句的再回应。L优先回答强迫症这个问题,因为“怎么全是红的?”与“强迫症啊?”都隐含着不喜欢,对把页面弄成红色这种做法持否定态度,在语境中浮现出来的否定行为得到了优先回答。到第9行L才回答原因,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室友给她调的。对“怎么”句的复合行为L分两次进行了回应。

元语否定也是“怎么”表达不同意的手段。例(11)的第4行,黄认为摄像机能不能拍摄到(照到)自己无所谓,第5行白不同意黄的看法,用“怎么+直接引用对方的话语”来表达。问完之后不等对方回答,就给予肯定答复“必须得照到你”。

(11)[吃火锅]

- 01 黄: 这哪能够着呢? 你们坐这边的。(手指向另一边)
 02 黄: [这个得放]。
 03 蓝: [我锅往]那边放就行了。
 04 黄: 到时候这个“呼”,这个烟起来不就照不到我啦,无所谓。
 05→白: 家里太冷,怎么无所谓? 必须得照到你。

四 对“怎么”复合行为句的识解与再回应

4.1 对“怎么”复合行为句的识解:“怎么”句的规约化

为什么我们会觉得“怎么”句经常是反问句?是因为“反驳”“责怪”等这些非偏爱(dispreferred)行为已经规约化(“规约化”的定义见方梅、乐耀 2017:24)到“怎么”询问原因句里去了,复合行为作为一个整体打包出现。例(12)–(14)可以证明这一点。

(12)[俩烟灰缸]

- 01→黑: 没了,我这,这就带了一个。这怎么俩烟灰缸?
 02 ((黑将桌子上的杂物移走))
 03 蓝: 不允许?
 04 黑: 所以我说怎么的时候,你就觉得我在责难你,对吗?差不多了吧这样。

例(12)第3行蓝的“不允许?”是对“这怎么俩烟灰缸”的回应,因为她自然地把第1行的话识解为黑在责怪她。黑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言语以及行为有什么不妥,在第4行阐释了蓝的意思是“怎么”与“责难”有关联。

(13)[搬家]

- 01 X: 对,是我某天早上起来发现,哎,怎么他的东西都清空了?

02 C: 啊?

- 03 H: @ 就是你没有看到他搬吗?

04→X: 我没有看到他搬,他<xx>什么都不弄的,然后我第二天早上我就问他,
你怎么突然清空东西呀?然后他说我走了啊,然后我就很奇怪,
你走了之后你也应该说一声嘛。

05 C: 对呀,

例(13)第4行是间接引语。通过X讲述当时的心理活动,我们可以看出“怎么”与“责怪”有关。“怎么”与“突然”连用,觉得朋友走不跟自己说是很奇怪的行为。第5行的“对呀”表明C认同X的感受。

正因为“怎么”询问原因句是复合行为,对之再回应时,听话人可能会误解“怎么”句所实施的行为。例如:

(14)[买肉蓉面]

01 ((蓝去找其他喝的饮料,黄看到肉蓉面))

02→黄:你怎么会买肉蓉面呢?

03 蓝:有醪糟,((边说边走向餐桌)),哎,((这个时候黄和白都看向蓝))

[这是直接]喝的醪糟。

04 黄:[你怎么会买]?

05 白:不要不要,((摇头))

06 蓝:肉蓉面啊?

07 黄:昂,

08 蓝:不好吃吗?我跟我[妈就吃的这个]

09 黄: [不是我说你]为什么无缘无故就会买肉蓉面。

10 蓝:是因为去美特好((超市名))看见啦,我妈想吃,就买了几几包。

第2行黄看到肉蓉面后想询问买肉蓉面的原因,可是蓝听到“怎么”问句后,首先的反应(第8行)是黄觉得肉蓉面不好吃,他解释了买肉蓉面的原因是他跟他妈就吃这个,而这个回答并不是黄想要的,所以在第9行,针对蓝的误解,黄进行了修复,把“怎么”改成了“为什么”,第10行蓝以“是因为”开启话轮,回答原因。

4.2 对“怎么”复合行为句的再回应:复合行为的层次

邵敬敏(2014:116)指出“凡是询问原因的‘怎么’疑问句都是具有双重实际功能的混合型,但在‘疑问/陈述’或‘疑问/祈使’的程度上则有所不同。答话也可以同时针对这双重功能进行回答。”曹佳鸿、张文贤(2020)发现“怎么”与“为什么”的差别之一在于,在询问序列中“怎么”疑问句会有两种识解:询问原因和表示惊异,“为什么”问句只有一种:询问原因。通过本文的研究,我们进一步认为,“怎么”询问原因句本身就是回应行为,对其进行再回应时优先回应浮现行为,这种再回应是非强制性的,即使没有再回应也不会影响会话的进行,偏爱的再回应是非答案性回应。“怎么”句的底层行为是询问,但其整体功能已经偏离询问,凸显语境中所浮现出来的行为。至于“怎么”句未完全消失的询问义是否得到回答,由语境决定。会话序列为:

01:……(始发句)

02:……怎么……?(双向性回应)

03:……(非强制再回应:非答案性回应)

“怎么”询问原因句与本文第二节所分析的“怎么”询问具体方式句相比,二者的差异如表

1所示:

表 1 “怎么”句询问方式与原因对比

对比项	“怎么”询问具体方式句	“怎么”询问原因句
序列位置	始发	回应(具有双向性)
行为类型	单一询问行为	复合行为:询问+浮现行为 (询问是底层行为,并未消失)
询问意味	强	弱
是否真性问	是	否
回应情况	通常会出现答案性回应	非强制再回应:非答案性回应 (优先回应浮现行为)
语境依赖程度	低度依赖语境	高度依赖语境

“怎么”询问原因句并不处于典型的“问—答”毗邻对,“怎么”具有双向性,它是对始发行为的回应,由于它本身是问句的形式,因此听话人可以对之再做出回应。刘彬、袁毓林(2019)论证了听话人在语用上的合作原则及相关准则的指引下,通过语境的指示作用推导出说话人是对该语境中 VP 所表示的行为的可能性或合理性进行质疑和怀疑,进而能够顺利地识解其中的否定意义。我们认为他们的分析也说明了听话人首先回应的是浮现行为。但即使浮现行为是责怪、反驳、否定等,听话人也可以对之做出回答,这就给听话人提供了辩解的机会。此时的“怎么”句是一个复合行为,对“怎么”句的再回应是非强制性的。非强制再回应可以是无回应,也可以是用动作或言语回应。无回应的例子如前面的例(3)以及下文的例(15)。例(15)“你怎么又出来个车呀?”之后 C 紧接着说“我,我真的好害怕”,H 也没有对 C 进行任何回应。用动作与言语回应“怎么”句的如前面的例(2)(4),用言语先回应浮现行为的如例(10),回应询问行为的如例(6)(7),此处不再赘述。

(15)[下象棋]

01 H: @@@@跟我在这儿也没什么用,它走不了,[你这个将别着它走不了],

02 C: [啊..],我,我不能走了,

→ 我翻的是你的,你走吧..你怎么又出来个车呀?我,我真的好害怕。

03 H: 诶,@((鼓掌))将军,赢啦。

可以看出,询问原因的“怎么”问句是复合行为,说话人实施不止一个行为。在复合行为中,询问是底层行为,“责怪”“反驳”“请求”“建议”等行为是根据语境中的事理、情理、信息、认识所附加的浮现行为。对询问原因的“怎么”问句再回应时,回应浮现行为更重要,因为这样更符合合作原则。

4.3 “怎么”询问复合行为句的形式与功能

从上文的分析可知,“怎么”询问原因句本身既是回应句,又是起始句。着眼于其起始性质的话,会把它归入表达询问的疑问句,如果着眼于其回应性质的话,会把它归入反问句,但反问是从语义上来定义的,“反诘实在是否定的方式”(吕叔湘 1942/1990:290)。反问与询问并不在一个层面,反问不是从社会行为角度来说的,与询问相比,它的含义并不明确。前人所说的“怎么”用于反问,实际是“怎么”句实施复合行为,是“询问+浮现行为”,其疑问意义并未完全消失。本文统一从行为的角度进行解释就解决了这一问题。李宇凤(2010)将引发反问的语境条件概括为“言语、行为、现状”三类。我们认为可以将她所说的这三类进一步明晰化。通过分析自然口语语料,我们将询问原因的“怎么”分为回应事理、情理、信息、认识四种情况。这四种

情况的“怎么”句都可以是反问句,但其本质是实施复合行为,并有相应的语言特征。“怎么”句的回应类型、所实施的复合行为、语言特征的相关关系详见表 2。

表 2 “怎么”复合行为句的形式与功能

回应类型	复合行为	语言特征
回应事理	询问+不解	主语是无生命的事物
回应情理	询问+请求/建议/责怪	1) 主语是人或与人有关的活动 2) 主语为隐形槽,但事件的动作发出者是人
回应信息	询问+反驳	1) 主语是人 2) 无主语(如“怎么会呢?”)
回应认识	询问+否定/不同意	1) 主语是人或与人有关的活动 2) 无主语(元语否定)

从表 2 可以看出,回应事理时,“怎么”句的主语是无生命的事物,我们无法对事物本身提出什么要求,只是表达不理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。听话人当然可以对“怎么”句再回应,不过没有再回应也没有关系。所以,相对来说,回应事理的负面立场较弱。回应情理、信息、认识这三种情况都与人有关。除了回应情理中的“询问+请求”与“询问+建议”负面情感较弱外,其他情况负面情感都较强。情感较强的“怎么”句的询问功能被弱化,但“怎么”的询问意义还在那里。

五 结语

本文结合语言特征对“怎么”的用法从社会行为的角度做了统一的解释。询问具体方式的“怎么”句执行的是单一询问行为,用于始发句,听话人通常会回答。询问原因的“怎么”句是对事理、情理、信息、认识的回应,根据语境中浮现出的不同社会行为,与原本的询问行为复合在一起打包出现,不强制听话人再回应。在复合行为中,浮现行为较为凸显,得到优先回应,而询问这个底层行为并未消失,只是根据语境与多模态的不同而呈现出强弱差异。将语言结构作为互动资源,对其进行功能解释是互动语言学的研究目标之一。(Couper-Kuhlen & Selting 2018:16; 参见方梅等 2018)。目前对回应的研究不管是汉语还是其他语言都比较缺乏,正如 Thompson et al(2015)所指出的:对起始行为的回应是一个重要但还未引起足够重视的课题。这也是我们未来需要努力研究的方向之一。

附录:转写体例⑥:

,	话语连续	。	话语完成
?	疑问语调	˘	主重音
..	短停顿,小于等于 0.2 秒,不注明时长	(2.0)	2 秒停顿
@	笑声	<@@>	说话人边笑边说
<xx>	无法听清	[]	两人说话交叠部分
(())	转写者或研究者的注释,说明非言语事件或者周围非语言声音		

⑥转写体例参见 Du Bois et al (1993)、陶红印(2004)、陆萍等(2014)。

参考文献

- 蔡维天 2007 重温“为什么问怎么样,怎么样问为什么”——谈汉语疑问句和反身句中的内、外状语,《中国语文》第3期。
- 曹佳鸿、张文贤 2020 自然口语中“怎么”和“为什么”互动功能的对比分析,《海外华文教育》第1期。
- 邓思颖 2011 问原因的“怎么”,《语言教学与研究》第2期。
- 方梅、李先银、谢心阳 2018 互动语言学与互动视角的汉语研究,《语言教学与研究》第3期。
- 方梅、乐耀 2017 《规约化与立场表达》,北京大学出版社。
- 郭继懋 2001 “怎么”的语法意义及“方式”“原因”和“情状”的关系,《汉语学习》第6期。
- 李先银 2017 时间—行为的情理关联与“大X的”的话语模式——基于互动交际的视角,《语言教学与研究》第6期。
- 李先银 2019 《情理驱动的话语表达:互动交际的视角》,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博士后出站报告。
- 李晓婷 2019 多模态互动与汉语多模态互动研究,《语言教学与研究》第4期。
- 李宇凤 2010 从语用回应视角看反问否定,《语言科学》第5期。
- 刘彬、袁毓林 2019 “怎么”类特指反问句否定意义的形成与识解机制,《语言教学与研究》第1期。
- 刘娅琼、陶红印 2011 汉语谈话中否定反问句的事理立场功能及类型,《中国语文》第2期。
- 刘焱、黄丹丹 2015 反预期话语标记“怎么”,《语言科学》第2期。
- 刘月华 1985 “怎么”与“为什么”,《语言教学与研究》第4期。
- 陆萍、李知沅、陶红印 2014 现代汉语口语中特殊话语语音成分的转写研究,《语言科学》第2期。
- 吕叔湘 1942 《中国文法要略》,商务印书馆,1990年。
- 吕叔湘主编 1999 《现代汉语八百词》(增订本),商务印书馆。
- 邵敬敏 2014 《现代汉语疑问句研究》(增订本),商务印书馆。
- 陶红印 2004 口语研究的若干理论与实践问题,《语言科学》第3期。
- 王小穹、何洪峰 2013 疑问代词“怎么”的语义扩展过程,《汉语学习》第6期。
- 肖治野 2009 “怎么₁”与“怎么₂”的句法语义差异,《汉语学习》第2期。
- 谢心阳 2020 疑问的互动语言学视角研究,载方梅、李先银主编《互动语言学与汉语研究》(第三辑),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。
- 尹海良 2014 话语标记“怎么₃”的多角度分析,《语言教学与研究》第3期。
- 张文贤、乐耀 2018 汉语反问句在会话交际中的信息调节功能分析,《语言科学》第2期。
- 赵元任 1979 《汉语口语语法》,吕叔湘译,商务印书馆。
- 朱德熙 1982 《语法讲义》,商务印书馆。
- Biber, Douglas & Edward Finegan 1988 Styles of stance types in English. *Discourse Processes* 11:1-34.
- Clark, Herbert H. 1996 *Using Language*. Cambridge: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.
- Couper-Kuhlen, Elizabeth & Margret Selting 2018 *Interactional Linguistics: Studying Language in Social Interaction*. Cambridge: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.
- Du Bois, John, Stephan Schuetze-Coburn, Danae Paolino & Susanna Cumming 1993 Outline of discourse transcription. In Jane A. Edwards & Martin D. Lampert (eds.) *Talking Data: Transcription and Coding Methods for Language Research*, 45-89. Hillsdale, NJ: Lawrence Erlbaum.
- Enfield, Nick, Tanya Stivers & Stephen C. Levinson 2010 Question-response sequences in conversation across ten languages: An introduction. *Journal of Pragmatics* 42(10): 2615-2619.
- Hayano, Kaoru 2012 Question design in conversation. In Jack Sidnell & Tanya Stivers (eds.) *The Handbook of Conversation Analysis*, 395-414. Malden, MA: Wiley-Blackwell.
- Heritage, John 2012 Epistemics in action: Action formation and territories of knowledge. *Research on Language and Social Interaction* 45(1): 1-29.

- Kamio, Akio 1997 *Territory of Information*. Amsterdam, The Netherlands: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.
- Labov, William & David Fanshel 1977 *Therapeutic Discourse: Psychotherapy as Conversation*. New York: Academic Press.
- Lee, Seung-Hee 2013 Response design in conversation. In Jack Sidnell & Tanya Stivers (eds.) *The Handbook of Conversation Analysis*, 415–432. Malden, MA: Wiley-Blackwell.
- Levinson, Stephen C. 2012 Interrogative intimations: On a possible social economics of interrogatives. In Jan P. de Ruiter (ed.) *Questions: Formal, Functional and Interactional Perspectives*, 11–32. New York: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.
- Schegloff, Emanuel A. 2007 *Sequence Organization in Interaction: A Primer in Conversation Analysis I*. Cambridge: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.
- Stivers, Tanya & Jack Sidnell 2005 Introduction: Multimodal interaction. *Semiotica* 156:1–20.
- Thompson, Sandra A., Barbara A. Fox & Elizabeth Couper-Kuhlen 2015 *Grammar in Everyday Talk: Building Responsive Actions*. Cambridge: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.

The analysis of *zenme* ques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quence

Zhang Wenxian

Abstract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usage of *zenme* (怎么) questions which inquire about manner and reason in Chinese conversational discourse. It is found that *zenme* sentence is purely to ask a question when it inquires about manner. It initiates a sequence and forces the listener to respond. The preferred response is to give an answer. When *zenme* inquires about the reason, it implements multi-action which combines inquiry and other actions emerging in the context because of the need of interaction. The response to it is non-mandatory. The preferred response is not an answer but to respond to the emerging action. *Zenme* sentences are often regarded as rhetorical questions because actions such as refutation and blaming are conventionalized. The subjects of different types of multi-action *zenme* sentences are different, and it indicates that language forms are in correspondence with functions.

Keywords *zenme*; question; social action; sequence; Interactional Linguistics

(张文贤 100871 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)

(责任编辑 李先银)